

# 献血

李浙平

西天开始染起朵朵晚霞。随着最后几位志愿献血的工人返回车间,力诺厂区广场渐渐安静下来,只有保洁员刘阿姨的扫帚传来刷刷扫地声。

血站工作人员陈丽正忙着收拾表格,口袋里响起手机铃声。是血站站长打来的,她说:

我们这里快完成了多少人献血,很多,有三十几位,是啊,今天的任务超额完成了。有些工人都是第二次献血了,好,好,我会代表你向他们表示感谢的。当她放下电话,抬头看到正在旁边扫地的刘阿姨,她正将扫帚伸到采血车下要扫一团纸。便对她说:你等一下,我们这里就快好了。您等下再扫吧。

刘阿姨个子不高,身材略显胖,圆脸上总挂着笑容。她老家在湖北,随丈夫来到瑞安打工,她在厂里当保洁员有几个年头了。这时候,她收回扫帚,伸头朝桌上看了看表格。问陈丽:这一个下午,他们献了多少血呀?

陈丽答道:有7000多CC吧。唉,问一下,他们都回去上班了?

刘阿姨笑了笑,用浓厚的口音说:都回去上班了。这些小伙子,个个身体棒着呢。姑娘,我想打听一个事,我能不能献血哦?

陈丽脸上表情显得有些惊讶,脱口而出:当然可以。

刘阿姨闻言一乐,放下扫帚,挽起左臂衣袖,朝陈丽一伸手臂,说:那给我抽抽。

陈丽多问了一句:这位阿姨,您多大年纪了?

刘阿姨笑道:我55岁了。

陈丽听了摆摆手,说:什么,55岁了。不行,不行。

刘阿姨着急地反问

陈丽:怎么不行了。你刚刚说可以的。你是不是嫌我太老了。

陈丽连忙解释着:阿姨,不是嫌你老。是这样的,年龄超过55岁不能志愿献血,这是规定。

刘阿姨不听陈丽解释,努起嘴,说:啥规定,我不知道。我就想做点贡献。姑娘,我识字的,你那献血车上不是写着O型血紧缺吗,我就是O型。你听我说,我身体真的很健康。

陈丽也急了,拉着她的手说:阿姨,这真不行。

就在陈丽不知如何说服刘阿姨时,采血车司机从车窗伸出头来,问陈丽:你怎么还没收拾好。快走,大家都在等你。你看,快到下班时间了。

陈丽将表格收拢,应声道:好的。接着再次对刘阿姨说:阿姨,您的这份心让我很感动。可是,真不可以。您别为难我们了。

刘阿姨不屈不挠,说:你听我说,我离55岁还差两月呢。你看大家都在献血,我也是公司员工,我也该献一点爱心。能照顾一下吗,让我献一次吧,我还没献过血呢。

陈丽突然感到一股泪水涌入眼眶,心中一阵悸痛。她伸出双手拉住刘阿姨粗糙的双手,激动地说:阿姨,我代表血站感谢您。但真不行。如果所有的人都有您这份爱心,我们的血源就不会紧张了。

听到采血车响起马达声,刘阿姨叹了一口气:唉,我算落后了。这规定不好,不好呀!其实,我只想和大家一样,做一件好事,过年回老家心里也踏实些。说完,她拿起扫帚慢慢扫起了地,朝办公楼走去。晚霞满天正浓。



# 跳长绳比赛

金洁



学生体育素质运动会结束后,学校以教研组为单位举行教工跳长绳比赛。因为我曾作为种子选手参加过市教育系统组织的跳长绳比赛,也因为我曾教会班里每个孩子跳长绳,可谓名声在外,所以这次理所当然成了金队长负责赛前训练组内老师跳长绳。

比赛要求每组参加8人(其中包括2人甩绳),而我们组总共才10个人,一个出差在外,一个脚腕受伤,这就意味着我们没有选拔选手的余地!问题是剩下的8个人,只有3个可以独当一面。其余都属蹩脚队员,刚要起跳就被绳子绊住。有的甚至一见甩动的长绳就惊慌失措,乱了分寸。面对这样一个烂摊子,我信心不足,可组长却非要争夺名次,还大言不惭在全校教师群宣称我们组有了金队就有了希望。我暗自嘀咕:遇上这么高调的组长,我也是醉了。

醉过之后,训练正式拉开序幕。首先确定甩绳人员。张老师临近退休,加上脚跟疼痛,的确不宜跳绳。蔡老师年轻帅气,却视长绳为猛兽,愣是不敢接近。于是甩绳任务就交给他们俩。张老师甩绳干劲十足,轻重缓急恰到好处,一招一式深得大家赞许。而蔡老师一时抓不住要点,虽满头大汗却屡遭大伙起哄,于是我这个急性子的金队长边讲要领边示范,蔡老师顿时开窍,甩起绳来得得心应手。

接下来,我们利用午休时间进行突击训练,6人排成一队,一个接一个跳过去。只是看起来非常简单的训练也非一帆风顺,双脚勾住绳子的,时间到了还没跳进去的,因一人失误导致连锁受挫的。可我们不怕失败,一次又一次,不厌其烦,直至筋疲力尽。尤其是虚心好学的吴老师,从不会到会,从生疏到熟练,我们都夸他进步最

快。组长王老师见了,又忍不住高调起来,偷偷拍下视频发到教师群,结果老师们纷纷调侃打诨,说我们中午训练影响大家休息,建议取消比赛资格,也有人对我竟然穿裙子跳绳提出质疑。我们都一笑而过,一心只为拿冠军。

比赛开始了。看着其他组不时出现各种状况,我和我们组陈老师相视一笑,一副胜券在握的样子。轮到咱们组了,我排在队伍最前面,带领大家雄赳赳气昂昂地上场。头几个回合,我们跳得顺利而漂亮,不时引来阵阵喝彩声,我想看来冠军非我们莫属了。哪知我高兴得太早,紧接着有两人先后几次都没跳过去,大家的情绪有点紧张起来。

最后,我们以两分钟跳了114个的成绩位居第二,虽然不是最好,但我们满足于过程。操场上洒下我们的笑声,轻松而欢快。

# 多少文缘在其中

高振干

周六,冷空气如期而至,上午8时30分,我正懒散地躺在床上握着手机翻微信,忽然有一个陌生的教育短号进来。

你是高振干老师吗?我是市六中退休老师,在报纸上看到你的《梦中的石塘岭》,写得太好了!又在网上搜到你这篇文章,读了好几遍了。你外公叫什么名字?他家就在溪头吧?你爸叫什么名字?你老家在岳社吧?大清早这一通没头没脑的电话,让我一下子有点摸不着头脑。听口气,对方有点兴奋和激动。

说真的,还真不知道我外公名字,连我舅舅名字也忘了,我只好把我表弟还有我爸名字告诉他,外公家屋址是对的,我老家的地方也是对的。

哦,我叫你外公阿太的,知道你外公有几个外甥在岳社。说起来,跟你叔高邦登还是校友,当年他在瑞安中学读高中,我读初中,当时在学校里读书都跟他一起

回家的。想不到,他对我家亲戚情况这么了解,跟我家亲戚还这么有渊源。因为我奶奶与我外婆是亲姐妹,所以我父亲及其兄弟都是我外公的外甥。我连忙问他的尊姓大名,原来是龚金听老师。

龚金听老师名字早就知晓。以前在老家马屿二中教书时我没少去曹村中学,就知道他在曹村中学教书,好像是教导主任、总务主任,后来他调到市六中还负责总务工作。平时在马屿至曹村公路上,每天上下班经常打照面。他总骑一辆破旧的自行车,高高瘦瘦的个子。应该早就认识他,只是一直以来没有任何交流而已。

我早就认识你,晓得你在马屿二中当过校长,很会写文章,平时你报纸上的文章我都有看,很有才啊!二中出来的好几个都很会写,在瑞安都有一定影响。我就是丁岙村人,一直住在这个村。我从不知道龚老师也是丁岙村人,怪不得他对我外公家情况了如指掌,也难怪

他对《梦中的石塘岭》特别有感情。

石塘岭,我们从小走到大,太熟悉了,被你写出来了。只是现在被破坏得乱七八糟,太可惜了。平时我就住在丁岙村,可惜你上次过来没碰上,下次来一定要跟我说。是啊,这条我梦牵魂绕的石塘岭面临即将消失的悲剧,估计承载的远远不止我一个人的美好记忆,也难怪文章在报纸上发表和分享微信朋友圈后,触动那么多人的心灵。

龚老师说自己平时很少到瑞安,就几天前到酒店刚刚参加了一个同学会。当我告诉他我现在的工作单位时,他说我学校里有他的学生,我盛邀他下次来瑞安方便的话到学校坐坐。当然,我也不会忘记他的邀请,下次到丁岙村或者路过,都将去拜访这位可爱的龚老师。

两个人因为一篇文章而结缘,惺惺相惜,好像是越来越少了。但是,难免也有意外的,犹如龚老师与我